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二十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四十五

五王

桓彦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以門蔭調右翊衛遷司衛主簿狄仁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毋卹于初厚為禮尋擢監察御史遷累中丞長安中為司刑少卿張昌宗引

妖人迎占言計不軌宋璟請窮治其姦武后以昌宗嘗自歸不許彦範諫曰昌宗謬橫恩苞禍心億測天命皇神降怒自擿其咎推原厥情葢防事暴之日得引首以免未敗則候時為逆此凶詭之臣營惑聖心既自歸露而尚與妖人祈福禳解則果於必成初無悔意今而宥之誠恐昌宗自謂應運天下浩然從之父在子稱尊為逆子君在臣圖位為逆臣逆而不誅社稷懼亡請付三司考治不納時内史李嶠等屢奏往為酷吏破家者請

皆宥雪依違未從彥範復上言自文明後得罪惟揚豫博三州不免它可悉赦疏十上卒見聽嘗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便辭詭合以自免張柬之將誅易之等引與定策於是以彥範敬暉為左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時中宗每北門起居因得謁陳祕計神龍元年正月彥範暉率羽林兵與將軍李湛李多祚楊元琰薛思行等千騎五百人討賊令湛多祚就東宮迎中宗至玄武門彥範等斬關入士皆鼓譟時武后處迎仙宫之集仙殿斬

易之等廡下后聞變而起見中宗曰乃汝耶豎子誅可還宮彥範進曰太子今不可以歸往天皇棄羣臣以愛子託陛下今久居東宮羣臣思天皇之德不血刃清內難此天意人事歸李氏臣等謹奉天意惟陛下傳位萬世不絶天下之幸后乃卧不復言明日中宗復位以彥範為侍中封譙郡公賜實封五百戸上書戒帝曰詩以關雎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之興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末嬉魯桓滅

國惑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輈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為重令皇后無居正殿干外朝深居宮掖修陰教以輔佐天子又道路藉藉皆云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奧瀆撓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幸其居上下汙慢君臣

虧替臣謂興化致治以康乂國家者𨽻進善而棄惡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令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除惡務本願早裁之帝孱昏狃左右不能有所省納俄墨勑以方士鄭普思為祕書監葉静能為國子祭酒彦範執不可帝曰要已用之不可止彦範曰陛下始復位制詔軍國皆用貞觀故事貞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顔師古為監以孔頴達為祭酒如普思等方伎猥下安足繼蹤前烈臣恐物議謂陛

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從時武三思以遷太后
銜恚慮不利諸武而韋后雅為帝寵畏且三思與烝亂
由是朋讒奇中未幾罷彥範等政事五月加特進封扶
陽郡王賜姓韋同后屬籍錫金銀錦繡皆以鐵劵恕十
死令朝朔望尋出為洺州刺史改濠州王同晈謀誅三
思事洩三思誣彥範等同逆陰令許州司功參軍鄭愔
上變乃貶彥範瀧州司馬敬暉崖州司馬袁恕巳竇州
司馬崔玄暐白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悉奪勲封三

思又疏韋后隱穢榜於道請廢之帝震怒三思猥曰此殆彥範輩為之命御史大夫李承嘉鞫狀物色其人承嘉即奏彥範暉柬之恕已玄暐暴訕揺變内託廢后而實危君人臣無將當伏誅詔有司議罪大理丞李朝隱執奏彥範等未訊即誅恐為讎家誣衊請遣御史按實卿裴談請即誅斬家籍没帝業嘗許以不死遂流瀼州禁錮終身子弟年十六以上謫徙嶺外擢承嘉金紫光禄大夫襄武郡公后又賜綵五百段錦被一進談刑部

尚書而貶朝隱三思又諷節愍太子請夷彥範等三族帝不從三思慮五人者且復用乃納崔湜計遣周利貞矯制殺之利貞至貴州逢彥範即縛曳竹槎上肉盡杖殺之年五十四睿宗即位彥範等並追復官爵賜實封二百戶還其子孫謚曰忠烈開元六年詔與暉玄暐柬之恕已勤勞王家皆配享中宗廟庭建中三年復贈彥範為司徒暉太尉玄暐太子太師柬之司徒恕已太子太傅彥範工屬文然不甚喜觀書所志惟忠孝大略居

若不能言及議論帝前雖被詰讓而安辭定色辨爭愈切誅二張也柬之勒兵景運門將遂夷諸武洛州長史薛季昶勸曰二凶雖誅産禄猶在請除之會日暮事遽彦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机上肉爾留為天子藉手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俄而三思竊入宫因韋后反盜朝權同功者歎曰死我者桓君也彦範亦曰主上昔為英王故吾留武氏使自誅定今大事已去得非天乎初將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御史李

福業者嘗與彥範謀及被殺福業亦流番禺後亡匿吉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捕得元禮俱坐死福業將刑謝元禮曰子有親吾甚愧恨元禮曰公窮而歸我我得已乎見者傷之時監察御史盧襲秀亦坐與桓敬善為冉祖雍所按不屈或報曰南使至桓敬已死襲秀泫然祖雍怒曰彥範等負國君乃流涕且君下獄諸弟皆縱酒無憂色何耶對曰我何負哉正坐與彥範善耳今盡殺諸弟則已如獨殺襲秀恐公不得高枕而瞑祖雍色動握

其手曰當活公遂得不坐龔秀者其祖方慶武德中為察非掾秦王器之嘗引與議建成事方慶辭曰母老矣匄身歸養王不逼也貞觀中為槀城令彥範弟玄範官至常州刺史臣範工部侍郎

薛季昶者絳州龍門人武后時上書自布衣擢監察御史以累左遷平遥尉復拜御史屢按獄如旨擢給事中夏官郎中侯味虛將兵討契丹不利妄言賊行有蛇虎導軍后惡其詭拜季昶為河北道按察使季昶馳至軍

斬味虛以聞威震北方稾城尉吴澤射殺驛使髠民女髪為髢州不能劾季昶杖殺之然後布恩信甄表善良或傳季昶曩為味虛詈辱故深文報怨自給事中數月為御史中丞坐事左遷久乃入為雍州長史遷文昌左丞為洛州長史預誅易之等功進戶部侍郎五王失柄出季昶荆州長史貶儋州司馬初季昶與昭州首領周慶立廣州司馬光楚客不叶懼二怨不敢往歎曰吾至是邪即具棺沐浴仰藥死葬昭州睿宗立詔贈左御史

大夫同彦範等賜一子官李廻剛烈然喜入先語以為實後雖有辨理不能得也而敦愛故舊禮有名士其長可益所短云

楊元琰者字温號州閺鄉人漢太尉震十八代孫生數歳未言相者視曰語遲者神定必為重器及長秀眉美鬚髯崇肩博頤居父喪七日不食服除補梓州參軍平棘令課第一御史府表其政璽書褒厲再擢永寧軍副使忤用事者免載初中為安南副都護三徙為荆州長

史五遷州刺史咸有風績初張柬之代為荆州共乗艫江中私語外家革命元琰悲涕慷慨志在王室柬之執政故引為右羽林將軍謂曰江上之言君巨忘之今可以勉乃與李多祚等定計斬二張進雲麾將軍封弘農郡公實封戸五百賜鐵劵恕十死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乃詭計請祝髪事浮屠悉還官封中宗不許暉聞尚戲曰胡頭應祝以多鬚似胡云元琰曰功成不退懼亡我不空言暉感之然已不及計暉等死

獨元琰全再遷衛尉卿又上官封願追寵其親帝哀憐贈越州都督長史李多祚死太子難元琰坐厚善繫獄蕭至忠救之免睿宗立數上書乞骸骨不聽四遷刑部尚書封魏國公徙太子賓客詔設位東宮太子為拜俄致仕開元六年卒年七十九謚曰忠生平無留蓄中外食其家常數十人臨終敕諸子薄葬

子仲昌字蔓以通經為修文生累調不甚顯以河陽尉對策玄宗擢第一授蒲州法曹參軍判入異等遷監察

御史坐累爲孝義令鸞降庭樹太守蕭懇表其政徙下邽終吏部郎中仲昌資長于吏常分父邑租振宗黨御身以約善與人交士樂從之游云

敬暉字仲曄絳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聖歷初爲衛州刺史是時河北經突厥所驪方秋而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斂闔部賴安遷夏官侍郎出爲太州刺史改洛州長史武后幸長安爲副留守以治幹聞璽書勞之多賜物叚長安二年授中臺

右丞以誅二張功加金紫光祿大夫為侍中平陽郡公實封五百戸進封齊國暉表請諸武王者宜悉降爵繇是皆為公三思憤俄封平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初易之已誅薛季昶請收諸武暉亦苦諫不從三思濁亂暉每椎坐悵恨彈指流血尋及貶又放瓊州為周利貞所害睿宗時追復官爵又贈秦州都督謚曰肅愍

崔玄暐博陵安平人本名曅武后時有所避改焉少以學行稱叔父祕書少監行功器之舉明經為高陵主簿

居父喪盡禮廬有鷰更巢共乳母盧有賢操常戒玄暐曰吾聞姨兄辛玄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貲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所從來必出于祿稟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為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暐所守以清白名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後以庫部員外郎累遷鳳閣舍人長安元年為天官侍郎當公介然不受私謁執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

踰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聞令史設齋相慶此欲肆其貪耳卿為朕還舊官乃復拜天官侍郎厚賜綵物三年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遷鳳閣侍郎先是酷吏誣籍數百家玄暐開陳其枉后感悟皆為原洗宋璟劾張昌宗不軌事玄暐頗助璟及有司正昌宗罪而玄暐弟昪為司刑少卿執論大辟兄弟守正如此后久疾宰相不名見者累月及少間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引異姓

出入禁闥后慰納以誅二張功為中書令博陵郡公后
遷上陽宮顧玄暐曰諸臣進皆因人而玄暐我所擢何
至是對曰此正所以報陛下也俄拜博陵郡王罷政事
册其妻為妃賜實封五百戶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知都督事會貶又流古州道病卒年六十九謚曰文獻
玄暐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墅羣從皆自
遠會食無它爨與昇尤友愛族人貧孤者撫養教勵後
雖秉權而子弟仕進不使踰常資當時稱重少頗屬辭

晚以非已長不復構思專意經術子璩亦有文開元二年詔玄暐東之神龍之初保乂王室姦臣忌馬謫歿荒海流落變遷感激忠義宜以玄暐子璩東之孫竦並為朝散大夫璩終禮部侍郎璩子涣

涣博綜經術長論議十歲居父喪毀辟加人陸元方異之起家亳州司功參軍還調於是入判者千餘吏部侍郎嚴挺之施特榻試㸚尊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累遷司門員外郎楊國忠惡不附已出為巴西太守

玄宗西狩迎謁于道帝見占奏以為明治體恨得之晚房琯亦薦之即日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肅宗立與韋見素等同赴行在時京師未復舉選不至詔渙為江淮宣諭選補使收采遺逸不以親故自嫌常曰抑才虞謗吾不忍為然聽受不甚精以不職罷為左散騎常侍兼餘杭太守江東採訪防禦使入遷吏部侍郎集賢院待制簡淡自處時望尤重遷御史大夫元載輔政與中官董秀槃結固寵渙疾之因進見慨然論載姦

代宗曰載雖非重慎然協和中外無間然能臣也對曰和之為貴者由禮節也不節之以禮焉得和今干戈甫定品物思乂載為宰相宜明制度易海内耳目而怙權樹黨毀法為通黨恩為怨附下茍容乃幽國甲主術臣所未喻帝黙然會渙蕪稅地青苗錢物使以錢給百官而吏用下直為使料上直為百司料載諷皇城副留守張清擿其非詔尚書左丞蔣渙按實且載所惡由是貶道州刺史卒贈太子太傅謚曰元子縱

縱縣恊律郎三遷監察御史會詔擇令長授藍田令德化大行縣人立碑頌德澳之貶縱棄金部員外郎就養後為汴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王師圍田悅乏食詔縱餉四節度糧軍無乏德宗出奉天方鎮兵未至縱勸李懷光奔命悉軍財稱所須懷光兵疲久戰次河中遷延不進縱以金帛先度曰濟者即賜衆趨利爭西遂及奉天遷京兆尹上言懷光反覆不情宜備之及帝從梁州追扈不及左右短縱縱素善懷光殆不來帝曰知縱者

朕也非爾輩所及後數日至授御史大夫處大體不急細事獄訴付成僚屬而已自兵興内外官冗濫時議併省縱奏兵未息仕進者多緒在官則累遷有功而褒賞不可廢也比選集乃據闕留人怨望滋結朝廷頻詔錄勞而諸道叙優日廣若停減吏員非但承優者無官可叙亦恐序進者無路勝罷矣詔可貞元元年天子郊見為大禮使歲旱用屈縱撙裁文物儉而不陋除吏部侍郎尋為河南尹時兵雖定民彫耗縱治簡易蠲略細苛

先是戍邊者道由洛儲餼取於民縱始令官辦使五家相保自占發斂以絕胥吏之私又引伊洛溉高仰通利里閈人甚宜之入為太常卿封常山縣公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謚曰忠初渙為元載所抑縱訖載世不求聞達渙有嬖妾縱以母事之妾剛酷雖縱顯官而數笞詬然率妻子候顏色承養不懈時以為難孫碣

碣字東標及進士第遷右拾遺武宗方討澤潞碣建請納劉稹降忤旨貶鄧城令稍轉商州刺史擢河南尹右

散騎常侍再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龎勛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在亡乾夫名善數而内悦妻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夫殆不還矣即隂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為富人它年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遂失明碣之來可久陳冤碣得其情即敕吏掩乾夫并前獄吏下獄悉發賕姦一日

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涇潦獄決而霽都民相語歌舞于
道徙陝虢觀察使軍亂貶懷州司馬卒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少涉經史補太學生祭酒
令狐德棻異其才便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始調清源
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柬
之為第一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時突厥默啜有女
請和親武后欲令武延秀娶之柬之奏古無天子取夷
狄女者忤旨出為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

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東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域土荒外山岨水深漢世未與中國通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内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氊罽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度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税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寳

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
肝腦塗地臣竊為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山涉蘭倉水
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
蘭津度蘭倉為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而為蠻夷所
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引使
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
千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為
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即用渠率統之不置漢官

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為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蠻夷之要今姚州官屬既無固邊厭寇之心又無亮且縱且擒之伎唯詭謀狡算恣情割剝扇動酋渠遣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為耻提挈子弟嘯引凶愚聚會蒱博一擲累萬凡逋逃亡命在彼州者戶羸二千專事剽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主簿石子仁奏置其後

長史李孝讓辛文協死於羣蠻詔遣郎將趙武貴討擊兵無噍類又以將軍李義總繼往而郎將劉惠基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驗垂拱中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復請置州言課稅自支不旁取於蜀及置州掾李稜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更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蜀始擾矣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間皆巨猾游客國家設官所以正俗防姦而無耻之吏敗謬至此今劫害未止恐驚擾之禍日滋宜罷姚

州隷舊府歲時朝覲同藩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嶲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臣愚以為便疏奏不納俄為荆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它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

而爲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爲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誅二張也柬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漢陽郡公實封五百戶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柬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中宗爲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

會漢水漲齧城郭柬之因壘為隄以遏湍怒閤境賴之
又懇辭王爵不許俄及貶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
景雲元年贈中書令謚曰文貞授一子官柬之剛直不
傳會然邃於學論次書數十篇子愿漪愿仕至襄州刺
史漪以著作佐郎侍父襄陽恃其家立功簡接鄉人鄉
人怨之初易之等誅後中宗猶監國告武氏廟而天久
陰不霽侍御史崔渾奏陛下復國當正唐家位號稱天
下心奈何尚告武氏廟請毀之復唐宗廟帝嘉納是日

詔書下霧翳澄駁咸以為天人之應
袁恕已滄州東光人仕累司刑少卿知相王府司馬與
誅二張又從相王統南衙兵備非常以功加銀青光祿
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郡公實封五
百戶將作少匠楊務廉者以工巧進恕已恐其復啓游
娛侈麗之漸言於中宗曰務廉位九卿忠言嘉謨不聞
而專事營構以媚上不斥之無以昭德乃授陵州刺史
未幾拜中書令特進南陽郡王罷政事例及貶又流環

州為周利貞所逼恕已素餌黄金至是飲野葛數升不死憤懣抔土以食爪甲盡不能絶乃擊殺之謚曰貞烈

孫高

高字公頤少慷慨有節尚擢進士第代宗時累遷給事中建中中拜京畿觀察使坐累貶韶州刺史復拜給事中德宗將起盧杞為饒州刺史高當草詔見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忠誼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祏失守天下疕痏朝廷不寘以法才示貶黜今還

授大州天下其謂何翰等不悅命舍人作詔詔出高執
不下奏曰陛下用杞為相出入三年附下罔上使陛下
越在草莽羣臣願食其肉且不厭漢法三光不明雨旱
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大者戮杞罪萬誅陛下赦不
誅止貶新州俄又內移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
杞不逮是朕之過朕已再赦荅曰杞天資詭險非不逮
彼固所餘赦者止赦其罪不宜授刺史願問外廷并敕
中人聽於民若億兆異臣之言臣請前死諫官亦力爭

帝前帝曰與上佐可乎羣臣奉詔翌日遣使慰高曰朕

惟卿言切至已如奏太子少保韋倫曰高言勁挺自是

陛下一良臣宜加優禮貞元二年帝以大盜後闕輔百

姓貧田多荒茀詔諸道上耕牛委京兆府勸課量地給

牛不滿五十畆不給高以為聖心所憂乃在窮乏今田

不及五十畆即是窮人請兩戸共給一牛從之卒年六

十中外悵惜憲宗時李吉甫言其忠謇特贈禮部尚書

文宗開成三年又詔玄暐曾孫郢為監察御史暉曾孫

元膺河南丞柬之四世孫憬壽安尉恕已曾孫德文校
書郎始帝訪御史中丞狄兼謩以仁傑功且言五王遺
烈乃求其後秩以官唯彥範後無聞云

贊曰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
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為英王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
為威何其淺耶釁牙一啟為蠱后豎兒所乘切持戮辱
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興先天之
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唐書卷一百二十

唐書卷一百二十考證

敬暉傳絳州平陽人○舊書絳州太平人考地理志絳州領縣有太平無平陽當從舊書

長安二年授中臺右丞○舊書作長安三年

崔玄暐傳賜實封五百戶○舊書作四百戶

袁恕己孫高坐累貶韶州刺史○舊書失旨貶韶州長史

唐書卷一百二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二十一至一百二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彭長發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宋 端明殿學士 宋祁 撰

列傳第四十六

劉鍾崔二王

劉幽求冀州武彊人聖歴中舉制科中第調閬中尉刺史不禮棄官去久之授朝邑尉桓彦範等誅張易之昌宗而不殺武三思幽求謂彦範曰公等無葬地矣不早

計後且噬臍不從旣五王皆為三思搆死臨淄王入誅韋庶人預參大策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其手以功授中書舍人參知機務爵中山縣男實封二百戸授二子五品官二代俱贈刺史睿宗立進尚書右丞徐國公增封戸至五百賜物千段奴婢二十人第一區良田千畝金銀雜物稱是景雲二年以戸部尚書罷政事不旬月遷吏部拜侍中璽詔曰頃王室不造中宗厭代戚孽專亂將隕社稷朕與王公皆幾于難幽求處危思奮翊贊聖

儲協和義士震殄元惡國家之復存繄幽求是賴厥庸茂焉朕用嘉之雖胙以土宇而賦入未廣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户東京定賞復增大邑宜加賜實封二百户子子孫孫傳國無絶特免十死銘諸鐵券以傳其功先天元年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幽求自謂有勞于國在諸臣右意望未滿而竇懷貞為左僕射崔湜為中書令殊不平見於言面已而湜等附太平公主有逆計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暐定計使暐說玄

宗曰湜等皆太平黨與日夜陰計若不早圖且産大害太上不得高枕矣臣請督羽林兵除之帝許之未發也而暐漏言於侍御史鄧光賓帝懼即列其狀睿宗以幽求等屬吏劾奏以疎間親罪應死帝密申右之乃流幽求於封州暐於峰州光賓於繡州明年太平公主誅即日召復舊官知軍國事還封户賜錦衣一襲開元初進尚書左丞相兼黄門監俄以太子少保罷姚崇素忌之奏幽求鬱怏散職有怨言詔有司鞫治宰相盧懷慎等

奏言幽求輕肆不恭失大臣體乖崖分之節翌日貶睦州刺史削實封戶六百遷杭郴二州恚憤卒于道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謚曰文獻六年詔與蘇瓌配享睿宗廟廷建中中追贈司徒

鍾紹京虔州贛人初為司農錄事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署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其筆也景龍中為苑總監會討韋氏難紹京帥戶奴丁夫從事平夜拜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明日進中書令越國公實封五百戶賚賜

與劉幽求等既當路以賞罰自肆當時惡之因上疏讓官睿宗用薛稷謀進戶部尚書出為彭州刺史𤣥宗即位復拜戶部尚書增實封改太子詹事不為姚崇所喜與幽求並以怨望得罪貶果州刺史賜封邑百戶後坐它事貶懷恩尉悉奪階封再遷溫州別駕十五年入朝見帝泣曰陛下忘疇日事邪忍使棄死草莽且同時立功者今骨已朽而獨臣在陛下不垂愍乎帝惻然即日授太子右諭德久之遷少詹事年餘八十以官壽卒紿

京嗜書畫如王羲之獻之褚遂良真跡藏家者至數十百卷建中中追贈太子太傅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擢進士第為芮城尉大足元年武后幸長安陝州刺史宗楚客委以頓峙饋獻豐甘稱過賓使者楚客歎其能亟薦之擢為新豐尉遷監察御史陰附安樂公主得稍遷神龍中鄭普思納女後宮日用劾奏中宗初不省廷爭切至普思由是得罪時諸武若三思延秀及楚客等權寵交煽日用多所結納驟拜兵

部侍郎宴內殿酒酣起為回波舞求學士即詔兼修文館學士帝崩韋后專制畏禍及更因僧普潤道士王曄私謁臨淄王以自託且密贊大計王曰謀非計身直紓親難爾日用曰至孝動天舉無不克然利先發不則有後憂及韋氏平夜詔權雍州長史以功授黄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賜實戶二百坐與薛稷相忿競罷政事為𥙿州長史歷揚汴兗三州刺史由荆州長史入奏計因言太平公主逆節有萌陛下往以宮府討有罪臣

子勢須謀與力今據大位一下制書定矣帝曰畏驚太上皇奈何日用曰庶人之孝承順顔色天子之孝惟安國家定社稷若令姦宄竊發以亡大業可謂孝乎請先安北軍而後捕逆黨於太上皇固無所驚帝納之及討逆詒權檢校雍州長史以功益封二百戸進吏部尚書會帝誕日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獻之借以諷諭且勸告成事有詔賜衣一副物五十叚以示無言不酬之義久之坐兄累出為常州刺史後

以例減封戸三百徙汝州開元七年詔曰唐元之際日用實贊大謀功多不宜減封復食二百戸徙幷州長史卒年五十幷人懷其惠吏民數百皆縞服送喪贈吏部尚書諡曰昭再贈荆州大都督日用才辯絶人而敏于事能乗機反禍取富貴先天後求復相然亦不獲也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思若芒刺在背云子宗之襲封亦好學寛博有風檢與李白杜甫以文相知者日用從父兄日知字子駿少孤

貧力學以明經進至兵部員外郎與張說同為魏元忠朔方判官以健吏稱遷洛州司馬會譙王重福之變官司逃日知獨率吏卒助屯營擊賊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遷殿中少監建言廐馬多請分牧隴右省關畿芻調授荆州長史四遷京兆尹封安平縣侯坐贓為御史李如璧所劾貶歙縣丞後歷殿中監進中山郡公說執政薦為御史大夫帝不許遂為左羽林大將軍而自用崔隱甫隱甫繇是怨說日知俄授太常卿自以處朝廷久

每入謁必與尚書齒時謂尚書裏行終潞州長史謚曰

襄

王琚懐州河内人少孤敏悟有才略明天文象緯以從

父隱客嘗為鳳閣侍郎故數與貴近交時年甫冠見駙

馬都尉王同皎同皎器之會謀刺武三思琚義其為即

與周璟張仲之等共計事洩亡命自傭於揚州富商家

識非庸人以女嫁之厚給以貲琚亦賴以濟睿宗立琚

自言本末主人厚齎使還長安𤣥宗為太子間游獵韋

杜間息休樹下琚以儒服見且請過家太子許之至所
廬乃蕭然宴陋坐久殺牛進酒殊豐厚太子駭異自是
每到韋杜輒止其廬初太子在潞州襄城張暐為銅鞮
令性豪殖喜賓客弋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山東倡
人趙元禮有女善歌舞得幸太子止暐第其後生子瑛
者也太子已平内難名暐拜宫門郎與姜皎崔滌李令
問王守一薛伯陽等並侍左右令問累擢殿中少監守
一太僕少卿此數人以東宫皆勢重天下琚是時方補

諸暨縣主簿過謁東宫至廷中徐行高視侍衛呵止曰太子在琚怒曰在外惟聞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本有功於社稷孝於君親安得此聲太子遽召見琚曰韋氏躬行殺逆天下動揺人思李氏故殿下取之易也今天下已定太平專思立功左右大臣多為其用天子以元妹能忍其過臣竊為殿下寒心太子命坐且泣曰計將安便琚曰昔漢蓋主供養昭帝其後與上官桀謀殺霍光不及天子而帝猶以大義去之今太子功定天

下公主乃敢妄圖大臣樹黨有廢立意太子誠名張說劉幽求郭元振等計之憂可紓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而日與寡人游琚曰臣善丹沙且工諧隱願比優人太子喜恨相知晚翌日授詹事府司直内供奉兼崇文學士日以諸王及姜皎等入侍獨琚常豫祕謀不踰月遷太子舍人兼諫議大夫太子受内禪擢中書侍郎公主謀益甚幽求暐謀先事誅之侍御史鄧光賓漏謀不克皆得罪久之琚見事迫請帝決策先天二年七月乃

與岐王薛王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以鐵騎至承天門太上皇聞外讙譟召郭元振升承天樓閉關以拒俄而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少選琚從帝至樓下誅蕭至忠岑羲竇懷貞斬常元楷李慈北闕下賈膺福李猷於内客省事平琚進戸部尚書封趙國公皎工部尚書楚國公毛仲輔國大將軍霍國公守一太常卿晉國公各食實戸五百令問殿中監宋國公實戸三百琚皎令問辭不就以舊官增戸二百於是

帝名燕內殿賜金銀雜皿皆一牀帛二千第一區帝於琚眷委特異豫大政事時號內宰相每見閤中視日薄乃得出遇休日使者至第召之而皇后亦使尚宮勞琚母賜賚接足羣臣不能無望或說帝曰王琚麻嗣宗皆譎詭縱横可與履危不可與共安方天下已定宜益求純樸經術士以自輔帝悟稍疏之俄拜御史大夫持節巡天兵以北諸軍改紫微侍郎道未至拜澤州刺史削封戶百歷九刺史復封戶又改六州二郡琚自以立勲

至天寶時為舊臣性豪侈其處方面去故就新受饋遺至數百萬侍兒數十寶帳備具闔門三百口既失志稍自放不能遵法度在州與官屬小史酋豪飲謔樗博藏鉤為樂每從官車馬數里不絕從賓客女伎馳弋凡四十年李邕故與琚善皆華省外遷書疏往復以譴謫留落為憮右相李林甫恨琚恃功使氣欲除之使人劾發琚宿贓削封階貶江華員外司馬又使羅希奭深按其罪琚懼仰藥未及死希奭縊之時人哀其無罪始琚為

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令汝無攻城野戰勞以謟佞取容海内切齒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寶應元年贈太子少保太平之誅張暐名還爲大理卿封鄧國公實封户三百進京兆尹入侍宴樂出主京邑時人以爲寵然自以幹治稱累遷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再爲羽林大將軍三至左金吾大將軍以年高加特進子履冰季良弟晤仕皆清近暐嘗還鄉上冢帝賜詩及錦袍繒綵乘驛

就道子弟車馬𨅳咽使者賜賚敕州縣供儗居處尊顯天保五載卒年九十贈開府儀同三司履冰歷金吾將軍李良殿中監俱列棨戟

王毛仲高麗人父坐事沒為官奴生毛仲故長事臨淄王王出潞州有李守德者為人奴善騎射王市得之並侍左右而毛仲為明悟景龍中王還長安二人常負房箙以從王數引萬騎帥長及豪俊賜飲食金帛得其驩心毛仲曉旨亦布誠結納王嘉之韋后稱制令韋播高

嵩為羽林將軍押萬騎以苛峭樹威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訴於王王方與劉幽求薛崇簡及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舉大計幽求諷之皆願效死遂入討韋氏守德從帝止苑中而毛仲匿不出事定數日乃還不之責例擢將軍王為皇太子以毛仲知東宮馬駞鷹狗等坊不旬歲至大將軍階三品與誅蕭至忠等以功進輔國大將軍檢校内外閑廐知監牧使進封霍國公實封户五百與諸王及姜皎等侍禁中至連榻而坐帝暫不見輒悯悯

若有失見則釋然開元九年詔持節為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與左領軍大總管王晙天兵軍節度使張說幽州節度使裴伷先等數計事毛仲始見飾擢頗持法不避權貴為可喜事兩營萬騎及閑廐官吏憚之無敢犯雖官田草萊樵斂不敢欺於牧事尤力娩息不訾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牛羊皆數倍蒔蓓麥苜蓿千九百頃以禦冬市死畜售絹八萬募嚴道僰僮千口為牧圉檢勒刷葭無漏隱歲羸數萬石從帝東封取

牧馬數萬匹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繡天子才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自開元後唯王同皎姚崇宋璟及毛仲得之然資小人志既滿不能無驕遂求為兵部尚書帝不悅毛仲鞅鞅又與葛福順為姻家而守德及左監門將軍盧龍子唐地文左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數十人與毛仲相倚仗為姦毛仲恃舊最不法中使至其家稱詔毛仲不甚恭位卑者或踞見迕意即侮辱以氣凌之直出其上高力士楊思朂等銜之毛仲有兩妻其一

上所賜皆有國色嘗生子帝命力士就賜仍授子五品
官還問曰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亦何
辱三品官帝怒曰前毛仲負我未嘗為意今以嬰兒顧
云云力士等知帝怒它日從容曰北門奴官皆毛仲所
與不除之必起大患後毛仲移書太原索甲仗少尹嚴
挺之以聞帝恐毛仲遂亂匿其狀十九年有詔貶瀼州
高廣濟道州並為別駕員外置毛仲四子悉奪官貶惡

地緣坐數十人有詔縊毛仲於零陵守德本名宜得立功乃改今名位武衛將軍嘗遇故主於道主走避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官授之帝嘉其志擢為郎將陳玄禮宿衛宮禁以淳篤自檢帝嘗欲幸虢國夫人第諫曰未宣敕不可輕去就帝為止後在華清宮正月望夜帝將出遊復諫曰宮外曠野無備豫陛下必出遊願歸城闕帝不能奪安祿山反謀誅楊國

忠闕下不克至馬嵬卒誅之從入蜀還封蔡國公及李
輔國遷帝西内玄禮以老卒
贊曰幽求之謀紹京之果日用之智琚之辯皆足濟危
紓難方多故時必資以成功者也雄邁之才不用其奇
則厭然不滿誠不可與共治乎哉姚崇勸不用功臣宜
矣然待幽求等恨太薄云毛仲小人志得而驕不足論
已

唐書卷一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二十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四十七

魏韋郭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為太學生跌蕩少檢久不調盩厔人江融曉兵術元忠從之游盡傳所學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元忠上封事洛陽宫言命將用兵之要曰天下之

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亂哉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已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也志士在富貴與貧賤皆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已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困溝壑者悠

悠之人直覩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觖望此富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爲功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因之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時方歲事匈奴而卒不任故近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想廉頗李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爲時主所知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謀舉吳賈充荀勗沮之祜歎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七八以二人不同終不大舉此據

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懐奇抱策而望
朝奏夕召豈易得哉臣願厯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
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
毋令久失職又言人無常俗政有治亂軍無常勝將有
能否兵為王者大事存亡繫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敗國
齊段孝元有言持大兵如擎盤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
哉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
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為本今

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事孤兒進非幹略雖竭力盡誠不免於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丙勲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擢士為相蠻貊不廷擢校為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勗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

教之藥石吐蓄本非彊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寛政罪止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顧收後效然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乎夫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臣誠疏賤干非其事豈欲間陛下君臣生薄厚哉正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故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今罰既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蓋忘大體之臣恐賫勲庸竭府庫留意錐刀以為益國所謂惜毫氂失

千里者也且黠首雖微不可以欺安有寓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自蘇定方平遼東李勣破平壤賞既不行勲亦淹廢歲月紛淆真偽相錯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偽勲所由主司過也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未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遠而不照近哉神州化首文昌政本治亂攸在臣故冒死而言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請借近以為諭貞觀中萬年尉司馬元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棄之

都市後征高麗總管張君乂不進擊賊斬之旗下臣以為偽勲之罪多於元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使早誅之則諸將豈復有負哉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且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陛下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斯日月一蝕也又今將吏貪暴所務口馬財利臣恐戎狄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甲堅騎多而山有氛瘴官軍遠入前無所獲不積穀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為吐

蕃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
明暗夷狄雖禽獸亦知愛其性命豈肯前盡死而後進
哉由殘廹其人非下所願也必其戰不顧死則兵法許
敵能鬥當以知算取之何憂不克哉向使將能殺敵横
尸蔽野斂其頭顱以為京觀則此虜聞官軍鍾鼔望塵
郤走何暇前隊皆死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
梁山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
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籍之口人税百錢又弛天下馬

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為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為彊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授祕書省正字直中書省仗內供奉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為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

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黙然慙遷殿中侍御史徐敬業舉兵詔元忠監李孝逸軍至臨淮而偏將雷仁智為賊敗孝逸懼其鋒按兵未敢前元忠曰公以宗室將天下安危繫焉海内承平久聞狂狡竊發皆傾耳翹心以待其誅今軍不進使遠近解情萬有一朝廷以他將代公且何辭孝逸然之乃部分進討時敬業保下阿谿弟敬猷屯淮陰咸請先擊下阿下阿敗淮陰自破今淮

陰急敬業必救是敵在腹背也元忠曰不然賊勁兵盡守下阿利在一決苟有負則大事去矣敬猷博徒不知戰且其兵寡易揺大軍臨之埶宜克敬業畏直擣江都必將邀我中路吾今乘勝進又以逸擊勞破之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禽今捨必禽之弱而趨難敵之彊非計也孝逸乃引兵擊淮陰敬猷脫身遁遂進擊敬業平之還授司刑正遷洛陽令陷周興獄當死以平揚楚功得流嶺餘為御史中丞復為來俊臣所構將就刑神色不

動前死者宗室子三十餘尸相枕藉於前元忠顧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敕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免死傳聲及于市諸囚讙叫元忠獨堅坐左右命起元忠曰未知實否既而隱客至宣詔已乃徐謝亦不改容流貴州復為中丞歲餘陷侯思止獄仍放嶺南酷吏誅人多訟元忠者乃召復舊官因侍宴武后曰卿累負謗鑠何耶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苟須臣肉為之羹耳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聖歷二年為鳳閣侍郎同鳳

閤鸞臺平章事俄檢校幷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遷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威明張易之家奴暴百姓横甚元忠笞殺之權豪憚服俄為隴右諸軍大使以討吐蕃又為靈武道行軍大總管禦突厥元忠馭軍持重雖無赫然功而亦未甞敗中宗在東宮為檢校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甞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因武后不豫即共譖元忠與

司禮丞高戩謀挾太子爲耐久朋遂下制獄詔皇太子相王及宰相引元忠等辨於廷不能決昌宗乃引張說爲證說初偽許之至是廹使言狀不應后又促之說曰臣不聞也易之等遽曰說與同逆說曩嘗謂元忠爲伊周夫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此反狀明甚說曰易之昌宗安知伊周臣乃能知之伊尹周公歷古以爲忠臣陛下不遣學伊周將何効焉說又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相從元忠則族滅今不敢面欺懼元忠之寃后寤

其譏然重違易之故貶元忠高要尉中宗復位召為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不閱旬遷兵部尚書進侍中武后崩帝居喪軍國事委元忠裁可拜中書令封齊國公神龍二年為尚書右僕射知兵部尚書當朝用事羣臣莫敢望謁告上冢詔宰相諸司長官祖道上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四人侍賜銀千兩元忠到家於親戚無所賑施及還帝為幸白馬寺迎勞之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為皇太女帝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為皇太女駙

馬都尉當何名主恚曰山東木彊安知禮阿母子尚為天子我何嫌宫中謂武后為阿母子故主稱之元忠固稱不可自是語塞武三思用事京兆韋月將渤海高軫上書言其惡帝搒殺之後莫敢言王同皎謀誅三思不克反被族元忠居其間依違無所建明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輔政天下傾望冀幹正王室而稍憚權幸不能賞善罰惡譽望大減陳郡男子袁楚客者以書規之曰今皇帝新服厥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因

以布大化充古誼以正天下君侯安得事循默哉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國之興亡繫焉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藴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樹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間言於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此朝廷一失也女有内則男有外傅

豈相濫哉幕府者丈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度人既多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兹入道徒為游食此朝廷三失也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夫代天非材不可也代非其人必失天意失天意而無患禍未之有也今倡優之輩因耳目之好遂授以官非輕朝廷亂正法

邪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況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賢者邦家之光任之致治棄之生亂近詔博求多士雖有好賢之名無得賢之實蓋有司選士非賄即勢上失天心下違人望非為官擇吏乃為人擇官葛洪有言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高第賢良㕘如𪀚此朝廷五失也閹豎者給宫掖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哲親近習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

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者也後漢時用事尤甚既節卒亂天下今大君中興獨有閹豎坐升班秩既無正闕率授員外乃盈千人綰青紫耗府藏前事之驗後事之師此朝廷六失也古者茅茨採椽以儉約遺子孫所以愛力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其疏築臺沼崇峙觀厯山無本石木無近産造之終歲功用不絶夫為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謗天下此朝廷七失也官以安人非以害于人

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此誠同天下憂也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可謂同樂矣如此則上下無間而均一體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剝自私人不聊生是下有憂而上不邺也而更員外置官非助桀嫩夫人情自以員外吏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既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此言正員猶難其備況員之外乎此

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皆先帝宮嬪以為備内職則不當知外不備内職則自可處外而令出入禁掖使内言必出外言必入固將弄君之法縱而不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孔子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者託鬼神為難知故致其詐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禄此國盗

也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今幾聽於神乎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元忠得書益慙以三思權專恩有以誅之會節愍太子起兵與聞其謀太子已誅三思引兵走闕下元忠子太僕少卿昇遇於永安門太子脅使從戰已而被殺議者未辨逆順元忠謭言曰既誅賊謝天下雖死鼎鑊所甘心惟皇太子沒為恨耳帝以其嘗有功且為高宗武后素所禮置不問宗楚客紀處訥大怒固請夷其族不聽元忠不自安上政事

及國封詔以特進齊國公致仕朝朔望楚客等引右衛
郎將姚廷筠為御史中丞暴奏反狀繇是貶渠州司馬
楊再思李嶠皆希順楚客傅致元忠罪唯蕭至忠議當
申宥之楚客復遣再思與冉祖雍奏元忠緣逆不宜處
内地監察御史袁守一固請行誅遂貶務川尉守一又
劾天后嘗不豫狄仁傑請陛下監國元忠止之此其逆
久萌帝謂楊再思曰守一非是事君者一其心豈有上
少疾遽異論哉朕未見元忠過也元忠至涪陵卒年七

十餘景龍四年贈尚書左僕射齊國公本州刺史睿宗詔陪葬定陵以實封一百五十户賜其子晃開元六年謚曰貞元忠始名真宰以諸生見高宗高宗慰遣不知謝即出儀舉自安帝目送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廷儀然名不虛謂真宰相也避武后母諱改今名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曾祖孝寬為周大司空鄖國公祖津隋大業末為民部侍郎與元文都等留守洛拒李密戰上東門為密禽後王世充殺文都兩津獨免密敗復

歸洛世充平高祖素與津善授諫議大夫檢校黃門侍
郎陵州刺史卒父琬仕為成州刺史安石舉明經調乾
封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
軍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薦
于武后擢膳部員外郎遷并州司馬有善政后手制勞
問陟拜德鄭二州刺史安石性方重不苟言笑其政尚
清嚴吏民尊畏久視中遷文昌右丞以鸞臺侍郎同鳳
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仍侍讀尋知納言事時

二張及武三思寵横安石數折辱之會侍宴殿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跪奏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為不及退告人曰韋公真宰相后嘗幸興泰宫議趨疾道安石曰此道板築所成非自然之固千金子且誡垂堂况萬乗可輕乗危哉后為回輦長安二年同鳳閣鸞臺三品俄又知納言檢校揚州大軍督府長史神龍元年罷政事俄復同三品遷中

書令兼相王府長史封鄎國公賜封三百戶加特進爲侍中中宗與韋后以正月望夜幸其第賚賜不貲帝嘗幸安樂公主池主請御船安石曰御輕舟乘不測非帝王事乃止睿宗立授太子少保改封郇國復爲侍中中書令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平公主有異謀欲引安石數因其壻唐晙邀之拒不往帝一日召安石曰朝廷傾心東宮卿胡不察對曰太子仁孝天下所稱且有大功陛下今安得亡國語此必太平公主計也帝矍然曰卿勿

言朕知之主竊聞乃構飛變欲訊之賴郭元振保護免
遷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三品俄罷政事留守東
都會妻薛怨婿婢笞殺之為御史中丞楊茂謙所劾下
遷蒲州刺史徙青州安石在蒲太常卿姜皎有所請拒
之皎弟晦為中丞以安石昔相中宗受遺制而宗楚客
韋溫擅削相王輔政語安石無所建正諷侍御史洪子
輿劾舉子輿以更赦不從監察御史郭震奏之有詔與
韋嗣立趙彥昭等皆貶安石為沔州別駕皎又奏安石

護作定陵有所盜没詔籍其贓安石歎曰祗須我死乃
已發憤卒年六十四開元十七年贈蒲州刺史天寶初
加贈左僕射郇國公謚文貞二子陟斌
陟字殷卿與弟斌俱秀敏異常童安石晚有子愛之神
龍二年安石為中書令陟甫十歲授溫王府東閤祭酒
朝散大夫風格方整善文辭書有楷法一時知名士皆
與游開元中居喪以父不得志歿乃與斌杜門不出八
年親友更往敦曉乃彊調為洛陽令宋璟見陟歎曰盛

德遺範盡在是矣累除吏部郎中中書令張九齡引為
舍人與孫逖梁涉並司書命時號得才遷禮部侍郎陟
於鑒裁尤長故事取人以一日試為高下陟許自通所
工先就其能試之已乃程考由是無遺材遷吏部侍郎
選人多偽集與正調相冒陟有風采摘辨無不伏者黜
正數百員銓綜號為公平然任威嚴或至詈詰議者訾
其峻又自以門品可坐階三公居常簡貴視僚黨鰲然
其以道誼合雖後進布衣與均禮李林甫惡其名高恐

逼巳出為襄陽太守徙河南採訪使以判官員錫善訊覆支使韋元甫工書奏時號員推韋狀陟皆倚任之俄襲郇國公坐事貶守鍾離義陽後為河東太守以失職內怏怏乃毀廉隅頗餉謝權倖欲自結天寶十二載入考華清宮楊國忠忌其才謂拾遺吳豸之曰子能發陟罪乎吾以御史相處豸之乃劾陟饋遺事國忠又使甥壻韋元忠左驗陟惶悸賂吉溫求救由是俱得罪陟貶桂嶺尉坐不行徙平樂會安禄山陷洛陽弟斌没賊國

忠欲構陟與賊通咨諭守吏令脅陟使憂死州豪傑共說曰昔張說被竄匿陳氏以免今若詔書下誰敢庇公願公乘扁舟遁去事寧乃出不亦美乎陟慨然曰命當爾其敢逃刑因謝遣堅卧不出歲餘肅宗即位起為吳郡太守使者趣追未至會永王兵起委陟招諭乃授御史大夫江東節度使與高適來瑱會安州陟曰今中原未平江淮騷離若不齊盟質信以示四方知吾等協心戮力則無以成功乃推瑱為地主為載書登壇曰淮西

節度使瑱江東節度使陟淮南節度使適銜國威命糾合三垂翦除兇慝好惡同之毋有異志有渝此盟墜命亡族罔克生育皇天后土祖宗明神實鑒斯言辭㫖忼慨士皆隕泣永王敗帝趣陟赴鳳翔初李廣琛從永王亂非其本謀陟表廣琛為歷陽太守慰安之至是恐廣琛有後變乃馳往諭詔恩釋其疑而後趣名帝雅聞陟名欲倚以相及是遷延疑有顧望意止除御史大夫會杜甫論房琯詞意迂慢帝令陟與崔光遠顔真卿按之

陟奏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帝繇是疏之富平人將軍王去榮殺其縣令帝將宥之陟曰昔漢高帝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殺人者生恐非所宜時朝廷尚新羣臣班殿中有相弔哭者帝以陟不任職用顔真卿代之更拜吏部尚書父之宗人伐墓柏坐不相教貶絳州刺史還授太常卿吕經入輔薦為禮部尚書東宫留守史思明逼伊洛李光弼議守河陽陟率東京官屬入關避之詔授吏部尚書令就保永樂以圖收復卒年六十五贈荆

州大都督陟早有名而為林甫國忠擯廢及肅宗擇相自謂必得以後至不用任事者皆新進望風憚之多言其驕倨及入關又不許至京師鬱鬱不得志成疾且卒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性侈縱喜飾服馬侍兒閹童列左右常數十倅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蓺穀麥以鳥羽擇米每食視庖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筯常以五采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以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

陟字若五朶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然家法脩整敕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不與語雖家僮數十然應門賔客必允主之永泰元年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程皓議謚忠孝顔真卿以為許國養親不兩立不當合二行為謚主客員外郎歸崇敬亦駁正之右僕射郭英乂無學術卒用太常議云

禄父為相時授太常通事舍人少脩整好文藝容止嚴

峭有大臣體與陟齊名開元中薛王業以女妻之遷祕書丞天寶中為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士改太常少卿李林甫構韋堅獄斌以宗累貶巴陵太守移臨汝久之拜銀青光祿大夫列五品時陟守河東而從兄由為右金吾衛將軍縚為太子少師四第同時列戟衣冠罕比者祿山陷洛陽斌為賊得署以黄門侍郎憂憤卒乾元元年贈祕書監斌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幾至鞾亦不

失恭子況少隱王屋山孔述睿稱之及述睿以諫議大夫名薦況為右拾遺不拜未幾以起居郎召半嵗輙棄官去徙家龍門除司封員外郎稱疾固辭元和初授諫議大夫勉諭到職數月乞骸骨以太子左庶子致仕卒況雖世貴而志冲逺不為聲利所遷當時重其風操

叔夏安石兄通禮家學叔父太子詹事琨嘗曰而能繼漢丞相業矣擢明經第歴太常博士高宗崩卹禮亡缺叔夏與中書舍人賈大隱博士裴守真譔定其制擢春

官員外郎武后拜洛享明堂凡所沿改皆叔夏祝欽明郭山惲等所裁討每立一議衆咨服之累遷成均司業后又詔五禮儀物司禮博士有所脩革須叔夏欽明等評處然後以聞進位春官侍郎中宗復位轉太常少卿為建立廟社使進銀青光禄大夫累封沛郡公國子祭酒卒贈兗州都督脩文館學士謚曰文子縚

縚開元時歴集賢脩譔光禄卿遷太常唐興禮文雖具然制度時時繆缺不倫至顯慶中許敬宗建言籩豆以

多為貴宗廟乃踰于天請大祀十二中祀十小祀八大祀中祀簋簋甋俎皆一小祀無甋詔可二十三年赦令以籩豆之薦未能備物宜詔禮官學士共議以聞縮請宗廟籩豆皆加十二又言郊奠爵容止一合容小則陋宜增大之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議曰禮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無限故為之節使物有品器有數貴賤差降不得相越周制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

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而以四籩四豆供祭祀此祀與賔客豐省不得同舊矣且嗜好燕私之饌與時而遷故聖人一約以禮雖平生所嗜非禮則不薦所惡是禮則不去屈建命去祥祭之芰曰祭典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此則禮外之食前古不薦今欲以甘旨肥濃皆充於祭苟踰舊制其何極焉雖籩豆有加不能備也若曰以今之珍生所嗜愛求神無方是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御矣韶濩可抵而箜篌笙笛應

奏矣且自漢以來陵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固可盡孝子之心至宗廟法享不可變古從俗有司所承一升爵五升散禮凡宗廟貴者以爵賤者以散此貴小賤大以示節儉請如故太子賔客崔沔曰古者有所飲食必先嚴獻未化火則有毛血之薦未麴糵則有元酒之奠至後王作酒醴用犧牲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然神尚元可存而不可測也祭主敬可備而不可廢也葢薦貴新味不尚褻雖曰備物猶有節制存焉鉶俎籩豆

簠簋尊罍周人時饌也其用通於𬪩享賓客周公乃與
毛血元酒共薦晉中郎盧諶家祭皆晉日食則當時之
食不可闕於祀已唐家清廟時享禮饌備進周法也園
寢上食時膳具陳漢法也職貢助祭致遠物也有新必
薦順時令也苑囿躬稼所入蒐田親發所中皆因宜以
薦薦而後食則濃腴鮮美盡在矣又敕有司著于令不
必加籩豆之數也大凡祭器視物所宜故大羹古饌也
盛以㽅㽅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以鉶鉶時器也有古

器而用時器者則毛血于盤元酒于尊未有進時饌用古器者古質而今文有所不稱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盡天下之美而措諸廟徒以近侈而見呰抵臣聞墨家者流出於清廟是廟貴儉不尚奢也禮部員外郎楊仲昌户部郎中楊伯成左衛兵曹參軍劉秩等請如舊便宰相白奏元宗曰朕承祖宗休德享祀粢盛寶貴豐潔有如不應於法亦不敢用乃詔太常擇品味可增者稍加馬縉文請室加籩豆各六每四時以新果珍饔實之

制可又詔獻爵視樂升所容以合古二十三年詔書服紀所未適者令禮官學士詳議緇上言禮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而堂姨舅母恩所不及焉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緦麻三月皆情親而屬疏也外祖正尊服同從母姨舅一等而有輕重堂姨舅親未疏不相為服親舅母不如同爨其亦古意有所未暢且外祖小功此為正尊請進至大功姨舅儕親服宜等請進舅至小功

堂姨舅以疏降親舅從毋一等親舅毋古未有服請從祖免於是韋述議曰自高祖至元孫并身謂之九族由近及遠差其輕重遂為五服傳曰外親服皆緦鄭元曰外親之服異姓正服不過緦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從母小功以名加舅甥外孫中外昆弟皆緦以匹言之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者有以也禽獸知毋而不知父野人則父母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則知尊祖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聖

人究天道厚祖禰繫姓族親子孫則母黨之於本族不同明甚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二也為人後降其父母喪女子嫁殺其家之喪所存者遠抑者私也若外祖及舅加一等而堂舅及姨著服則中外其別幾何且五服有上殺之義伯叔父母服大功從父昆弟亦大功以其出於祖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以其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昆弟皆緦以其出於高

祖服不得過高祖也堂姨舅出外曾祖若為之服則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亦可制服矣外祖至大功則外曾祖小功外高祖緦推而廣之與本族無異棄親録疏不可謂順且服皆有報則堂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當服聖人豈薄其骨肉恩愛哉蓋本於公者末於私議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則可減也如是禮可黷矣請如古便楊仲昌又言舅服小功魏徵嘗進之矣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堂舅堂姨舅母皆升袒免則外祖父母

進至大功不加報於外孫乎外孫而報以大功則本宗之庶孫用何等邪帝手敕曰議旣為姨舅服小功則舅母於舅有三年之喪不得全降於舅宜服緦堂姨舅古未有服朕思睦厚九族宜袒免古有同爨緦若比堂姨舅於同爨不已厚乎傳曰外親服皆緦是亦不隔堂姨舅也若謂所服不得過本而復為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父母制服亦何傷皆親親敦本意也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奏言外服無降甥為舅母

服舅母亦報之夫之甥既報則夫之姨舅又當服恐所引益疏臣等愚皆所不及詔曰從服六此其一也降殺於禮無文皆自身率親為之數姨舅屬近以親言之亦姑伯之匹可曰所引疏耶婦人從夫者也夫於姨舅既服矣從夫而服是謂睦親卿等宜熟計耀卿等奏言舅母緦堂姨舅袒免請準制曰自我為古罷諸儒議制曰可初帝詔歲率公卿迎氣東郊至三時常以孟月讀時令於正寢二十六年詔綰奏月令一篇朔日於宣政側

設榻東向置案緇坐讀之諸司官長悉升殿坐聽歲餘罷高宗上元三年將祫享議者以禮緯三年祫五年禘公羊家五年再殷祭二家舛互諸儒莫能決太學博士史元議曰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之二年八月丁卯大享公羊曰祫也則三年喪畢新君之二年當祫明年當禘羣廟又宣公八年禘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距前禘五年此則新君之二年祫三年禘爾後五年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禘昭公十年齊歸

薨十三年喪畢當祫爲平邱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曰有事於武宫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宫是也則禘後三年而祫又二年而禘合於禮議遂定後睿宗喪畢祫於廟至開元二十七年禘祭五祫祭七是歲縚奏四月嘗巳禘孟冬又祫祀禮叢數請以夏禘爲大祭之源自是相循五年再祭矣縚終太子少師抗者安石從父兄子弱冠舉明經累官吏部郎中景雲

初為永昌令輦轂繁要抗不事威刑而治前令無及者

遷右御史臺中丞邑民詣闕留不聽乃立碑著其惠開

元三年自太子左庶子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授黄門

侍郎河曲胡康待賔叛詔持節慰撫抗於武畧非所長

稱疾逗留不及賊而返俄代王晙為御史大夫兼按察

京畿弟掞方為萬年令兄弟領本部時以為榮坐薦御

史非其人授安州都督改蒲州刺史入為大理卿進刑

部尚書分掌吏部選卒抗歴職以清儉不治産及終無

以葬元宗聞之特給轜車贈太子少傅謚曰貞所表奉天尉梁昇卿新豐尉王倕華原尉王燾為僚屬後皆為顯人昇卿涉學工書於八分尤工歷廣州都督書東封朝覲碑為時絕筆倕累遷河西節度使天寶中功聞于邊它所辟舉如王縉崔殷等皆一時選云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鬚髯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彦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

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等嘆駭十八舉進士
為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
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為召欲詰既與
語奇之索所為文章上寶劒篇后覽嘉歎詔示學士李
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
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
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
唯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

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絶而惡不得萌固當取捨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内者甘凉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凉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為國者先料内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内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巳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為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

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彊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絶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算后從之又言吐蕃倦徭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

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㩦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來降因詔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往迎授主客郎中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后方御洛城門宴邊遽至因輟樂拜元振爲涼州都督即遣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傅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闢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

登至匹縑易數十斛支會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善
撫御吏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
揭碑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
酋烏質勒部落盛彊欵塞願和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
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
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
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臥營為不
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

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帳修弔贈禮哭甚哀為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振為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娑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宿衛徙部落置瓜沙間詔許之闕啜遂行至播仙城遇經略使周以悌以悌說之曰國家厚秩待君以部落有兵故也今獨行入朝一羇旅胡人耳何以自全乃教以重寶賂宰相無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

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既得復讐部落更存闕啜然之即勒兵擊于闐坎城下之因所獲遣人間道齎黄金分遺宗楚客紀處訥使就其謀元振知之上疏曰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蓋其諸豪泥婆羅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翦屠士畜疲癘財力困窮顧人事天時兩不諧契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

如其有力後且必爭今忠節忽國家大計欲為吐蕃鄉導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啓吐蕃得志忠節亦當在賊掌股若為復得事我往吐蕃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則請分于闐疏勒者欲何理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嫌阻藉令求我助討者亦何以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顧東狄安惠非不欲其力懼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為用吐蕃之力不見其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能招綏

十姓乎且斛瑟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叔僕羅兄倭子俱可汗子孫也往四鎮以他匐十姓之亂請元慶為可汗卒亦不能招來而元慶没賊四鎮淪陷忠節亦嘗請以斛瑟羅及懷道為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又吐蕃亦嘗以倭子僕羅并拔布為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滅此非它其子孫無恵下之才恩義素絶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為四鎮患則冊可汗子孫其効固試矣獻又遠於其父兄人心何繇即附若兵力足

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蒐兵稅馬於拔汗那往虔瓘已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挾怨侵擾南導吐蕃將俀子以擾四鎮且虔瓘往至拔汗那國四面無助若餒虛邑猶引俀子為敵況今北有娑葛知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于内突厥邀伺于外虔瓘等豈能復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疏奏不省楚客等因建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以御史呂守

素處置四鎮以牛師奬為安西副都護代元振領甘涼兵名吐蕃併力擊娑葛娑葛之使娑臘知楚客謀馳報之娑葛怒即發兵出安西撥換焉耆疏勒各五千騎於是闕啜在計舒河與嘉賓會娑葛兵奄至禽闕啜殺嘉賓又殺呂守素於僻城牛師奬於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鎮路絶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遺元振書且言無仇于唐而楚客等受闕啜金欲

加兵擊滅我故懼死而鬬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間道奏乞留定西土不敢歸京師以悕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葛睿宗立召為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𠢐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㯶歡迎都督嗟歎以聞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吏部尚書封館陶縣男先天元年為朔方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城兵得保頓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

品元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
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昔乃休進封
代國公實封四百户賜一子官物千叚俄又兼御史大
夫復為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元宗講武驪山
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
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説扣馬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
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為饒州
司馬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十年贈太子少保

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慍建宅宣陽里未嘗一至諸院廄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唯元振云

贊曰魏韋皆感槩而奮似矣及在昏上側臣間臨機會不一引手搘姦邪之謀誠可鄙哉至擾后黨王以烝譖撼宗社亦不肯從也古所謂具臣者諒乎元振功顯節完一跌未復世恨其蚤歿云

唐書卷一百二十二

唐書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魏元忠傳睿宗詔陪葬定陵以實封一百五十戶賜其子晃○舊書作實封一百戶

唐書卷一百二十二考證